



類函
九九

二百十三
八武功
二百十四
九武功

1加3
427
99



門 4 3
冊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卅一月廿八日
早稻田諸君
購以贈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武功部八 火攻 水戰

火攻一

原孫子曰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 與敵陳師敵傍近草二

曰火積 蓄積其 三曰火輜 輜重其 四曰火庫 當使間人入敵

五曰火墜 墜墮也 以火墜入營中 矢頭之法 以鐵籠

燒道也 行火必有因 因敵而焚燒 煙火素具 燒煙具

之屬 發火有時 起火有日 時者天之燥也 燥者日者月

在箕辟翼軫也 日月宿此宿之 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 世

識曰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

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 火攻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
其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
不可從而止見利則止知難則退極盡火可發於外無
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燒之必
必為書風久夜風止欲縱火亦當如風之長短凡軍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增按周
亮輔纂孫子火墜作火隊註云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
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原火以下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蘊懷火直抵
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

攻火攻皆因天時燥早營舍茅竹積芻穗火獸以艾
糧糧軍營於枯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
燭燭於反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麀鹿項上針
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禽以胡
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
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
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
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
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增隋書火杏磨杏子
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
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火攻

火攻二

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

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識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積

漢書班超傳曰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噪賊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

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

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

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

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

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

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

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

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

武功部

火攻

三

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
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頃之燔
焰張天燔音標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增魏
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衆討之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誕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
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
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原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
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熱羌營 詳謀 增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劭相持劭用茅苞土擲以塞塹
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
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
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原後周遣將伐高齊

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桓
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
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
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
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
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
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敝 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

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
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
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
敗 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
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
元帥阿朮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
江死者萬餘人 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
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為蜀右使馳往守之
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為硎房以自固序命軍士
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

餘人餘眾悉降

火攻三

原燧象 火牛 傳吳師伐楚昭王執燧象以

焚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遂攻即墨事

燧 燧令諸軍潛師並河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單發

已焚 其旁須悅眾度即焚橋比悅至縱兵擊之悅敗走橋

安慶 府眾赴水死者不可計梯數十方二丈高於城

外梯 即以版中伏兵攻賊造層梯數十方二丈高於城

推梯 即以版中伏兵攻賊造層梯數十方二丈高於城

已焚 其旁須悅眾度即焚橋比悅至縱兵擊之悅敗走橋

其山 嶽起數百仞林菁深密壘石為城使漏據輪縛大圍

不能 進巡檢種友直所部多思黯土丁習山險而守通軍

千頭 來麻作丁伐去蒙密縛於孫青暮夜復遣士丁負

繩梯登崖巔乃縋梯引下人銜枚擊燧象而跳
雞鳴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炸燧象
賊廬舍皆茅竹篠竄其抗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益驚
火益熾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
兵略募聞曰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咸乃命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以為常比賊至伏兵
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
地賊大驚駭伏發滅焉昔鍾相師大田單火牛江
道火雞今滅公乃以火狙智相師火攻也類此**原**
焚咸丘 燒浮橋 岑彭伐孫述事詳水戰**增**置慢
砲製地雷 兵略纂聞曰曾銑至邊置慢砲法砲圓如
牙飾之敵捨得者駭為異物聚觀至一二時纔發外
發死傷其眾又製地雷伏火於下可以擊人繫其發
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擊人繫其發
於地而過者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擊人敵驚以為
神**海為丹** 湖盡赤 四戰焚四劉仁飛海為丹江口

武功部 崇盤類函卷二百十三 火攻 六

略纂聞曰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乘風震
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左編赤友諒乃退保鞋山雷
天雷飛火鎗者用鐵確盛藥以火點之原析松為
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又飛火鎗注
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亦不取近
炬縱火自救析松為炬灌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十人
其殺權弟子權遂退增車上盛灰馬尾繫布後漢
兵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
璇眾多而璇力弱使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
掛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於前順風鼓灰又為兵車專發弓
弩射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又為兵車專發弓
火燒布而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
鳴震羣盜波駭破散遂逐無數梟其渠帥都境以
清放雉尾炬擊金汁砲
向交州慧度自登高懸台戰放火箭雉尾炬循眾艦俱
然一時散潰八編類纂曰元伯顏兵次沙洋招守將

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益火拒
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
賊曳車塞門北史李詢傳曰詢任周遷司衛王直作亂
焚蕭章門詢於內益火賊不得入或唐書渾瑊傳曰朱
此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勿車至瑊曳車
寨門乃解掘隧積薪為桴寘薪慎傳見上路唐書伊
戰乃為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把口水湍徧山縛
炬大甕積薪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於樹徧
將陳當率千兵出營道追擒之高藏嶮張疑幟縛炬於南
城以桴寘薪戰艦於河晉兵不得渡莊宗積帛募能破梁
曰深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
蘇白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
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騰煙如夜燹薰漲天哥舒
得渡救南城環解圍去
火攻

翰傳曰安祿山反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賊負薪塞路順
風火其車燔燄燄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
朱全忠遣龐師古攻齊州久不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
結壘朱瑄朱瑾三分其兵戈擊之全忠得輕騎焚攻具
急汴軍居下其懼俄而風返全忠得輕騎焚攻具
縱火焚其旁燔董深天瑄等大北及擁兵十餘萬至
銳士火戰棚唐書李密傳曰字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
滅唐書韓游瓌傳曰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
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謀攻
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郭詢郭廷玉以銳
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皆燼賊氣沮
故諸將推游瓌
赴難功第一

火攻四

增 焚三十餘屯 唐書秦瓌傳曰瓌字叔寶從通守張須
追躡叔寶與盧士信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
其樓拔賊旗幟殺賊十數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

火焚三 推車焚棚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
十餘屯 推車焚棚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
東西二棚以禦燧燧乃推火車 縱火大呼 五代史史
梁朝光柵自晨晡朝光 縱火大呼 五代史史
雜其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 五代史史
十百人梁太 萬炬俱發 為捍禦之備潘美謂諸將曰
祖夜拔營去 萬炬俱發 為捍禦之備潘美謂諸將曰
波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
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
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 駕鴛鏡 兵略纂聞曰明
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駕鴛鏡 兵略纂聞曰明
府以意創鴛 駕鴛鏡 兵略纂聞曰明
鴛鏡偏架弩

水戰一

原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 而引敵使寬 客絕水而來勿
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并故可敵 欲戰無附於
水戰

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度也視生處高水高亦當處而其

也高處無迎水流之恐觀我下流也為其水流漑灌人也若投毒

藥於上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

定也恐半度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

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

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

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

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

為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

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可

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原戰具以下水杜氏通典曰水戰

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

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索沈石調度與常

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

弩牕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

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

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

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關艦船上設女牆可

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舡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無女牆舡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舡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鷗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增**太白陰經曰水平槽

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梁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

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通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水戰二

原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 **原**後漢黃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 **音**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敗退唯卓全帥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

城克之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
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
帶枝葉為筏施拍音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
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
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
遂尅定閩中又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陳昭達督
衆軍討之紇乃出柵音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
柵之外用過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
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篋皆解因縱大艦
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
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
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
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又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
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
恭曰兵者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
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
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
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
衆莫不震驚之涉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

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增**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舠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張訓自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為前鋒師古易之

方圍碁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渾水方涉為瑾所乘溺死萬餘 **通鑑**唐紀曰史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檀裹鐵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謹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

不敢進謹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
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
板如急雨及鎖謹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
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謹自泗州
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眾
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
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
艦傍出四五尺為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
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
乃得過入城 八編類纂曰梁將王彥章攻唐諸寨皆

拔之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
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
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
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
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死亡士卒之半 五代史
曰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
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箬維大艦為浮梁 文獻通
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
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
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

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閩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
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
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
之 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
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蕪
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

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
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
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
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
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鱧船衝敵舟皆
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
擊追射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張榮本梁山
樂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
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

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已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歿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賊遂大潰 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往濟飢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噪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擊大破之

水戰三

增 棹卒 篙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
 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巳習越絕書閻問子胥曰船軍之備
 何如子胥答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騎也
 牙 三翼 楊素傳曰素伐陳遣巴璠卒數千乘五牙四
 七命浮三翼戲中其翼小翼蓋戰船也
 法內經有六翼中翼小翼蓋戰船也
 晉書陶侃擊賊王貢鈞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
 脫書陶侃擊賊王貢鈞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
 鳳船黃龍赤龍 油纈 紅燈 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
 樓船等數萬艘 油纈 紅燈 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
 已出海泊唐島相距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
 神俄有風自桅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刀待
 戰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
 石舉帆皆油纈彌巨數里風浪捲聚一聞寇東無復

行次寶命火箭環射所中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
 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
 之舟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
 北一順張貴為都統時漢水方生發舟進至高頭港口
 得張順各船置火鎗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水虎
 結方陣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水虎
 徑犯重圍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陽城下破浪
 木狗 南引蔡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初襄陽城下破浪
 捷習戰于中流書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遣精兵於京城
 於泗水賊于上流書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遣精兵於京城
 灰 散豆 文獻通考曰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
 以進於狼山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璠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戰於吳回船與戰風而進傳璠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後隨之吳接傳璠與戰風而進傳璠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及船所積火吳人踐之皆偃什傳
 戰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武功 崇盈頤承卷二百十三
 水戰 原 焚浮橋 燒連船

後漢公孫述遣任蒲田戎據荆州橫江作浮橋關樓上
橫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
橋上衝浮橋而橫風並進蜀兵大敗周瑜與曹操遇赤
船部將黃蓋曰操軍連刀斷繼炬燒鎖祖孫權討黃
蒙衝軍不得河口以梯欄大船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斫
交射軍乃橫流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屬襲一
今日之會斷繼之功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屬襲一
馬往來又畫二千人木為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
古未有造船於蜀於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
鐵鎖為丈餘闊置於中羊祜獲謀知情濬乃作筏數十縛
草灌以麻油先行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絕船
行無礙也
穿池習圍城灌
灌之亡
得上流用運船
其城

行爲江夏太守禦賊陳敏敏時寇揚州引兵西上但須聞
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聞
爾上擊東越會番禺漢書朱買臣傳曰東越數反
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會稽太守詔買
俱擊破東越人及江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使
呂嘉反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鑿鶴水開鶴河文獻通考曰顯德五年江咸欲引戰艦
州西北鶴水通其道遣使行其事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
成用功甚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大驚以爲神
堰齊雲曰通大不能過乃開雲雲樓船將軍征南將軍
老鵲河以通大不能過乃開雲雲樓船將軍征南將軍
楊僕卒註下
詳棹卒註下
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立堰肥水堰北起
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彼必悉力攻小
武功部

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
而大制耶及魏軍攻小堰水勢奔下魏攻之眾溺死
數大轉式日晡時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高岳慕容
其堰岳等水以灌北川時有怪獸水神懷岳慕容紹宗
舍於淮汭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於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舍舟載草焚橋揚帆蓋海
南史韋叡傳曰叡拒魏軍於淮通鑿大艦使梁郡兩
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陸道之斷使梁郡兩
守馬道根等為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斷艦發
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
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
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鏖人於岸挑戰又
碎事曰蘇方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
津江口揚帆蓋海相濟而自城山濟海至熊
牽艦而還賊帥侯子鑿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

以船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
趣襲捷過風雷僧辯出趨之眾軍乃棹大艦斷其歸路
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眾軍乃棹大艦斷其歸路
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南史周文育傳曰徐
嗣徽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列
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列
小發嗣徽等不能制且反嗣徽斬仍牽其艦而還
賊眾殿文育乘單舸且反入破城考曰梁賀瓏攻
大駭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賊格如勝南考曰梁賀瓏攻
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募能破艦者親將李建
及應募既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使操斧者入艦間
而進將至艦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艦間
其竹竿又鼓以木嬰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
艦實甲士鼓以木嬰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
半人宋史張永德傳之顯德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時
吳人周師在濠泗又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磨以鐵
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又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磨以鐵
周浮梁永德進兵敗之又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磨以鐵
武功部

緇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詰汴上書言
水為鄉導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列撒星
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石
樁舉流星火宋史張貴傳曰貴既抵襄陽呂文煥留
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中持蠟書赴鄧求
不得龍尾洲以助夾擊文煥東下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
被擣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破圍冒進
夜半至小新城兵事洩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破圍冒進
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近龍尾洲皆北兵也
紛披貴喜舉流星火示之及勢近龍尾洲皆北兵也
蓋元兵得避卒之報先擄龍尾貴出不意殺傷殆盡
楚子不為軍政宋祖不忘武功左傳曰魯襄公三十
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
以觀戰艦角勝鼓噪以進往來馳突為剋旋擊刺之狀
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合已平定固不復

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
耳說真宗朝歲習不輟
召戰棹為競渡立軍號曰
凌波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為獎州刺史時南北講和
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又兵志曰建炎初李綱請於沿
江淮河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
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其戰
艦則有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
底水飛馬之名

水戰四

晉木客海錄碎事曰向踐使樓船卒黃頭郎任防述
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曰土勝飛靈艦海錄碎事引
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飛靈艦吳都賦孫權
乘飛靈木梯蔽江備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木梯蔽
大船而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主曰艦外不見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結不從
武功部

水戰

有行船人文獻通考曰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

一舸宋書垣護之傳曰護既敗魏軍悉牽元魏水軍大

中流連以鐵鑠為前鋒元魏護既敗魏軍悉牽元魏水軍大

並全舸餘金翅海錄碎事曰陳世祖使華皎造大

河公即江神隋書楊素傳曰素伐陳親帥黃龍數千艘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塗黃陳後六年上平陳七

策其五曰塗戰船以黃與枯知風候齊號令

嘉靖中倭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防江必先防海

水兵急於陸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防江必先防海

上倭船遇之輒摧壓魚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

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

師以太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車戰一

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詩

秦風小戎曰小戎伐收五蔡梁翰游環脅驅陰鞞塗續

文茵暢轂小戎兵車也伐收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

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

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

從前形以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五處束之其文章於下

而前形以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五處束之其文章於下

錄然也游環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

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

不得外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

兩端常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其陰映此軌故謂之

武力部車戰

陰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塗續

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塗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鞞一尺，有半寸，故兵車曰暢鞞。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

是中，騏驎是驂，龍盾之合，蓋以饅餉。兩驂服各兩轡，驂

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饅餉

環之有舌者，鞞內轡也。置饅於軾前，以係鞞，亦消沃

為飾也。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六月曰：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

為兵車，煌煌明也。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車也。衝

傍衝突二車不同。泮水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閔

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注：兵車之法，左人

御人。周禮：巾車革路，而漆之，以革龍勒。飾以龍文，條讀為纓。

五就，其樊纓以條，絲建太白。殷之旗以即戎。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又戎右掌戎車

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又戎僕掌馭戎車。考工

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四尺謂之一等，戈秘也。柄

六尺有四寸，既建而也。斜倚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

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八尺有四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倍尋崇於及四尺謂

之五，等酋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又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考工記

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犬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

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鼓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軍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敵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

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漢書晁錯傳言兵事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李靖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又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

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
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
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
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
也 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
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
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
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
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為為可用於平
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為寨脚令固自費車式

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又曰徽宗時涇原邢恕
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
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
行之奸吏夤緣即日散為郡縣掠民緡錢矣 又崇寧
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
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小易用復
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
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
造其後彥圭卒得罪 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
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

計百人 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為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
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
車亦或不利如駿絳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
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
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
濤斜是也 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
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符彥卿破
賊陽城亦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
騎兵掩擊之惟房瑄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

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身戰之
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
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
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
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
不懼賊騎之陵突也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
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
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
以營衛將卒有所蔽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八編類纂引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

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兵略纂聞曰余肅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一下兵車營圖二擡兵車營圖三擡鹿角柞營圖四下椿繩營圖

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
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
代城郭車四面結勒為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
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蒞之稍近則步兵出轅
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
者互用

車戰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曰楚君之戎分
為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字次也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
輒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
以為左拒注游闕游車補闕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
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
廣車輒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車輒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此兵車及廣輒共百乘 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侯
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
矣 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為車騎都尉主郡國車
士 又楊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眾多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車戰

完

而璇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魏志曰袁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衆呼爲霹靂車 唐書房瑄傳曰瑄將兵復兩京遇賊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以琰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擣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焱熾天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久乃悟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民屋爲柵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賊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車戰三

增夏鈞

殷寅

夏后氏曰鈞車先疾也

彭彭

釋釋

馬貌

詩彭彭

彭彭衆貌毛萇曰釋毛善走也

彭彭

挾朝

求御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

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

樓車

巢車

登諸

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戰于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上為櫓也

樓車

巢車

蝦蟇

後魏宋書殷琰傳曰琰以蝦蟇

書馬燧傳曰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蒙以蝦蟇

蝦蟇

唐車

載於

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

賜帛

繪圖

周元戎

不足

以勝騎騎不足

於京東西路使制

繪圖

周元戎

秦小戎

周戎元戎先良也

詩小戎綫收天

掌車

萃

撰車

徒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

其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

撰車

徒

在軍

所乘也廣路橫陳之車也關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

師之猶屏也所用禮大司馬羣吏撰車也徒鄭注曰撰讀曰

算算

車徒

追項

籍破李由

史記灌嬰傳曰嬰夫將車騎別

破李由

史記

破李由

軍於雍丘以兵車

破李由

破李由

史記

採車

材法玉海曰熙寧六年助於沿河採車固教習車戰試法

製監戰車如意車

太平車

宋史魏勝傳曰勝嘗自

木湖

大槍數十垂墮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

能近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

括論籍民車注

度大漠

武功

部

救烏孫

魏書

四年

度大漠

救烏孫

魏書

四年

車駕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刊石紀

功而還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救烏孫

左廣右廣大偏小偏分傳曰楚子為廣許偃御右廣養

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小偏軍之羽翼陣

之鱗介宋太公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文獻通考引

也戎車既安兵車不式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輕介

綏載百夫長依八陣圖兵車百夫長所載三百兩注

馬隆傳曰隆擊鮮卑樹能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

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

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雷輜蔽路武車緩旌

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武車緩旌

路萬有三千餘乘昭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武車緩旌

鄭伯禦戎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戎始

乃毀車以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隱公九年北戎侵鄭伯禦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常寇而速去

覆以待之三以車為營以車環塹出塞以武剛車自

環為營文獻通考曰景德初契丹入寇李繼隆以

淵不守命掘塹塹以大車數十乘環之步騎處中戎

營數萬去其方軌徐進步騎相參

燕以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敗

之與鹿角通考曰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帝時楊璇為

參與鹿角通考曰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帝時楊璇為

乘以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每車

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每車

計五十五起發石車獻拒馬車與溫邵劉沈反或勸

武內

車戰

海國類函卷一百十三

侃目在始興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
 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
 侃追擊破之歲所造拒馬車嘉祐
 五年郭諮所造拒馬車
乘車左傳成公二年齊晉戰于鞌晉解張御卻克鄭丘
 履未絕鼓音曰齊侯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慶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
 戰于莘有險余必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為以狗齊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欲勇賞余餘勇
車上詳車戰一餘勇
 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
 輕車也今之民間輜車重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
 太平車也今之民間輜車重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
 可用帝喜遂罷不
趙旃旃上見沈括論籍民車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
 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
 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逆之

車戰四

作剋殷周書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
 左傳曰傳二十八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鞶鞞鞞鞞
 註在背曰鞶在胷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修
 也備先驅申驅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
 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
 曰啓右翼曰肱大殿後軍也
 已再偃軍革為軒
 革者兵車革路
衡朝陸機辨亡論曰衡朝息
革車金史宗翰傳曰翰等攻西京為四輪革車高出於
 堞閣毋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車繼之遂克西京
作役法以寓兵政樊紳以幻術惑民妄有所占候指
 武功部
 州縣類函卷二百十三
 車戰

畫公至詳不聞募巧兒之點者使訓紳而作役法以寓
兵政曰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
械日以十車役於
官竟十日而代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功部九

守備 拒守 險固 軍門幕府

守備一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
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
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
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
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守備

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又
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
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又曰凡守
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
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
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
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
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
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

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
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
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守備二

增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
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後漢馬援
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

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障也晉書朱序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唐書薛收傳曰收為秦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正苦乏食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又

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又王鐸傳曰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又突厥傳曰天子東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杞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

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為安南
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深塹
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
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
其要害於我為要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
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輦綿州
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
黨帥眾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龐籍知延州自
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
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

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
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
延民以安 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
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
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 兵畧
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劫擄城
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柵掘地為
塹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
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
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弘治間王鏊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劫焚慘鏊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楹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鏊奉命經畧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

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舖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勲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亟取瓦屑填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

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
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
公預為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
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
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
街攬頭其為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
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鞠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
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為河南杞縣教諭抵官
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
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守城事甚具令富人之

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劍當門
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屬兩臺晝夜偵
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
五百餘人書其名陴上使遞為守 又曰嘉靖間都御
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
餘里修築邊防分為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
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
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

傳鄭文子產授兵登陴登陴守備也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注廣

守備

千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於鄰邊漢書丙吉馭吏習邊事

見不驛如持赤白囊書馳至遠白狀

也如早為之知難思險左傳魯具守備

所不聊以自固注險阻出其

遲軍旅思險念以度人

覆緩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遠斥遠告申傲左傳商人絃高遇秦師

候九地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自固以正營部固封守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慎固守

保未危備他盜王曰守邦於未危漢

鐵遂城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

梁門

延胡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

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

也守置屯禦閱鄉兵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

備不虞自可扼害之地俾置屯禦又曰張鑑傳曰鑑

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鑑聞鄉兵嚴守禦有

美詔褒治陴陞積藁薪又曰李晟傳曰鄉兵嚴守禦有

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

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陞以圖收復又曰趙犍

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與陳人請節度府請犍為

刺史既視事乃培城疏塹實倉庫積藁薪為守計

治城壘增亭障宋史李允則傳曰時河北既罷兵允

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願地因此廢州刺史增亭障

測也帝以不即完治恐他日願地因此廢州刺史增亭障

徙容館於外連珠砦迷魂牆又曰宗澤傳曰澤知

北山無所何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

武功部

守備

守備

守備

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
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
兵事曰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
渠答蘭石雷石也宋答鐵蒺藜也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滄州濬陽湖葺營壘官舍
間穿井未幾掘升大至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之斷冰代
砲契丹遂解去唐書竇靜傳曰靜檢校并
州大總管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制突厥之入
海外 守在四鄰 左傳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守在海外
境四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 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
險以守 峭函之固 山河之固 賈誼過秦論云秦孝
其國 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史記云魏文侯濟河
中流而喜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 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向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
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統而人乃成深

淵 寘甌以偵 負戶而汲 潘岳汧督馬敦誅云氏關
鑄瓶甌以偵之將穿城響作因焚曠火薰之 後漢書
王尋王邑攻昆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下負戶而汲
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固守孤城 朱勃表氏羌叛亂唯狄道能
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固守孤城
慎境結援 飾城請罪 慎其四境結其四援人狎其
外懼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 文有武備 兵以嚴
城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 其書思
終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終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 其書思
圖其 易民乃寧 秦昭王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戒
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戒
懼之 不可怠 孫權曰昔雋不疑當安平 險其走集
之 世 刀劍不離身 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明其 伍候 伍相候望也 部 不戒而備 隱情以虞

武功部

守備

軍政不戒而備言私度 備預不虞 警戒無虞文子
已情所能以度彼之能否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書曰惟事事乃
古之善政也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傲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圍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

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束甲之虞 請

頓新亭 奏復宥州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

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
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寶應間
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克項孤弱虜數擾
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界軍以隸緩銀道取鄜州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 分兵備
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足由是戎備全輯

寇 嚴壁俟寇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脚腹背

孫樵曰兵精於州則易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
春訓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遠廉吏視卒
之有無則官無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明嘉靖中山

魏運吏無牟盜 勞闔省夫役隨修隨地竟無成功翟公
西節年修邊動主事劉壽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
鵬委軍門聽用方修築挑完牆墩敵臺綿布 墨子

夫等各就分定地若金城容深溝險如天塹 東觀漢記云耿
聯絡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深溝險如天塹 東觀漢記云耿
有九拒 士眾無二心 恭在疏勒救兵不至車師復叛

筋革恭與士眾推誠同心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命諸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

死地其鋒未易當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
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探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
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
武功部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

壁會王敗欲轉畧州縣聞
 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圖又曰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
 以紆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八編類纂曰李
 允則守雄州朝延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斂民則謂錢起浮則謂錢起浮則謂錢起浮則謂錢起浮
 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
 堆允則不欲顯為其備也作鑿數十萬增臺二
 百餘通鑑唐約曰史思明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
 至而與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
 鑿濠以自固作壘數十萬輒補之兵累纂聞曰明楊志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兵累纂聞曰明楊志
 沙磧隨寧輒壘於內壞輒補之兵累纂聞曰明楊志
 警舖七增厚者四之凡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
 土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屹為江淮保障勢如

腹心聯絡

腹心聯絡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
 堡營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
 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
 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兵器纂聞曰明天順
 間南魯丞新會時廣右徭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
 與民守之新會時廣右徭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
 外溝以高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溝人守其土
 外戰別寨分兵相接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
 得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餘戰蒲都統李峘以為生事
 非短負卿因召為刑部侍郎又突厥頡利傳曰頡利
 既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
 錡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
 曰魏為長濼渴奴合可帝使桑顯和擊邊郎溫彥博
 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
 互市帝開田二十餘屯立壁二十四所又曰王樹
 不能拒開田二十餘屯立壁二十四所又曰王樹
 武功部

守備

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華練
之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
連珠注見原東負滄海西阻險塞南通邛犍北達

褒斜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岷嶓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

門岷嶓南通邛犍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

劍閣岷嶓南通邛犍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

千夫莫向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謂則逆道清斯

淮南子方城為城漢水為池踐莖為城因河為池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也業吳國之羸修完而師息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傳吳國雖羸若不修完其可以息每莒子恃
其僻陋在夷而不備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守備四

原城郭為固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表裏山河左傳

必得諸侯而合晉侯忠之舅犯曰戰也戰而捷

白檀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

守以藩籬文選陸倕石闕銘曰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

傑諫曰陛下姑勿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

書夜警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

不得嚴備常若有敵又曰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

武功部嚴備常若有敵

守備

敵 占勁兵三千又曰杜兼傳曰兼為濠州刺史重代易至
歷年不徒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
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
河朔沿邊宜用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漕淵
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
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副
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
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久自
為戰敵深畏之

守備五

原序潘岳汧督馬敦誅序云秦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
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衆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增**

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
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文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
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
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
外施窬竅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
垣牆而內固扁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
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強彊之間而不
知為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武功部

明倫彙編卷一百一十四

守備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增疏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澗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拒守一

管子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

武功部

拒守

拒守

曰處士東里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獲於墉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偏建業衆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

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

武功部

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
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北
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
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
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
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
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
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

出戰據其兩上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
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
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
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
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
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
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
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隋書李景
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
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
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
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
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又多謀畫王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
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唐書李光弼傳
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眾攻光弼思明為飛樓障以木
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
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

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
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
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
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掘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又陳
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
櫛沐非議事不下城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
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眾五萬攻之昌掘塹以

過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為賊所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渾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譁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 五代史梁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

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棗陽金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

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膝錄曰鐵鉉爲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幕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

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給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為真
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
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
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
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
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徭寇

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為固公勦為之城城成而寇適
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
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
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
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
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
竹以闢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為木所碍不得發又以鐵猫鈎其
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檠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
之草著鐵即熾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

戰勦殺甚眾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
 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為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
 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
 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
 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
 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
 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
 暫自為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
 刃其子眾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太索城
 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

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重防門 創過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攻金洛陽留守撤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
 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
 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
 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為號其
 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
 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 斷木為
 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斷木為
 兵 括衣為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魏囂悉兵數萬
 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
 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
 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囂囂眾
 潰走圍解 砲註 鐵鎖橫江 老羆當道 太平御覽引
 見上創過砲註 晉書曰吾彥

武功部 拒守

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為鐵鎖橫
 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
 唯彥堅守攻之不能剋北史王羅傳曰羅鎮華州齊
 神武遣韓軌等襲羅羅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羅
 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
 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卧羅子安得過敵見驚
 退煮粥均分命女出拜遣曹義宗圍荆州刺史梁復
 城不沒者數板城中糧盡羅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
 唐書張佺傳曰佺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
 守累月士死禪且盡救不至佺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
 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資為賞願以是女賣直
 眾士一曰費眾皆哭曰請死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四州
 悅城下敗之佺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四州
 史縛木接樓縫布為幔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
 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城外又作攻車車之令
 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即縫布為幔隨其

所向則張設之布樓堞皆盡甲鼓無遺隋書梁士
 既懸申不能壞士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
 聲援眾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
 雖存存存何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
 士曰吾在齊師少如乃令軍民子烈齊奮呼聲動地無
 不帝幸六軍亦至齊師解圍孔帖曰張環固壘二日而
 推蘇皆盡軍中甲鼓無遺夜擊築城控攝張幕止
 門為警秦宗權不能守乃解去築城控攝張幕止
 宿隋書郭榮傳曰齊寇屢侵守文護令榮於汾州觀賊
 不相救請於州鎮之問更築一城以相控攝從之
 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時省視妻
 急即自往救之行李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
 子賊退復救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私
 金賞士私產募士三國典畧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
 千兩賞其戰士直閣將軍宗思領士數人踰城出外
 灑水久之火滅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仕隋為始安
 武功部

自盡首名卷一百一十四

拒守

五

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

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遂固守凡二年

剝樹煮甲 削木剪紙 會高智慧作亂弘拜泉州刺史

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

百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圍解還朝僕射

海西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

楊惛迎勞之曰卿木文吏遂有武畧削

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鑿壁引纜 通鑑宋紀曰真宗時昇丹攻遂城小無備

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條忽為冰堅滑不能登

丹兵乃引去說選平夏錄曰共武四年閏三月揚環

守之以鐵索橫斷口先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

天張益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

寨鑿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絕以拒我師

環等攻 之勿克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南史恭為司州

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千人食纒半歲魏軍

攻之晝夜不息乃作人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

恭於塹內列藤籠關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

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徒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

不可計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下 唐書朱宣傳曰中

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信宗嘉其守拜宣為天

節度使五代史張源德傳曰源德守貝州晉軍壘而

圍之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於晉自河以

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

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

拒守四

增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

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願為鬼與賊為

厲以答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

國恩 武功部

自盡頭

拒守

武功部

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眾道古眾驚亂多為虜殺誓與城相存亡又曰王凝傳曰疑為宣歙池觀察使王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擊釜鉞助軍勢

險固一

增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戰國策曰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

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于寶晉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險固二

增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眾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

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
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久毀屋伐木渡
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
攻之不尅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通
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彞為招討使
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

為城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

險固三

襟帶

咽喉

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

韓天下之咽喉

漢書曰秦地得百

固圍

阨險

傳聊以固吾圍

百二

十二

二言秦地險固以

秦負

二萬人當諸國百

重阻

巨固

二關

四塞

秦於

秦地險阻四塞而受沛

憑險

備敗

唐書梁郡公孝

逸傳曰徐敬業

起

稱兵以孝逸為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偽將韋超

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

無以示威

備敗而已非以

為榮觀險大也

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憑終

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襟憑

背負

原

天地之險

金

武功部

險固

險固

險固

險固

險固

險固

湯之固

上見險固一金城湯池

被山帶河

懸車束馬

秦地益州記

蜀道至險束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軌

不爭險易

漢書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險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束

其要害

繫以安危

霸王之資

形勝之地

春秋後語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楚之強國也西有黔中郡東有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晉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關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力爭之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又醜汾環城樹以固堤又曰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通敵常所出八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

二門為譙櫺

築壘護柵

斷山浚塹

五代史周本紀曰郭威至河中

八日而畢

自柵其城東常思柵其南

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

萬獻誠代韓游瓌為邠寧節度使

許圍十餘里高四丈四壁斗絕

獨一徑尺許曲折而

四壁斗絕

一徑尺

登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

河有造車之危

山

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

有摧輪之險

守贊皇一品集制孟州城救旨曰昔馬異之

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

許歷

勸奢先據北山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秦史記趙奢傳曰

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

萬屯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

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

武山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

宣王善之淮遂

武山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

原也北 **原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 梁伯溝宮左氏

稱其自取 左傳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負固 忘危 周禮負固不服侵之

忘危 居安 不一姓 是三殆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傳

險為屏 固為寶 長世守民者以道德為

恃巖邑者號叔死 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

政而鄭滅之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 徵司馬之

對雖險何為 孝子去官 忠臣叱馭 漢書王尊傳先

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

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

尊為忠臣

險固四

增 江漢為池 吳書趙咨使魏文帝朝咨曰吳難魏不

軍門幕府一

增 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增 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為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

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

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

武功部

軍門幕府

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
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
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
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
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
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
師傳曰傅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
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傅師因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
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
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三

原幕府 轅門衛青為車騎將軍以幕為門 軍門 牙門

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 蓮花幕 青油幕蕭

人於險非勇也 牙建牙也 蓮花幕 青油幕安

與王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 驃騎幕 安

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為蓮花幕 驃騎幕 安

西幕 儲光義詩常思驃騎幕 參戎事 制中權李

詩幕府參戎事 高 原實憲置幕 郝超入幕後漢

適詩幕府制中權 大威 以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典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威 諸和溫令郝超坐帷帳中風動

文章 晉謝安王坦之 諸和溫令郝超坐帷帳中風動

帳口開安笑曰郝 杖策上謁 拔劍大呼房元齡

生可謂入幕之賓 杖策上謁 拔劍大呼房元齡

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策上謁 軍門一見如舊 陳利

貞與廷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

故與廷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

利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

軍門幕府

乃徧遺雉兔

獨收人物

段成式傳曰成式侍父於蜀以收獵自放以雉兔徧

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儼前事無復用者眾大驚

取怪珍致幕府獨奏置幕府表留幕府

收人表置幕府從征如晦傳曰房元齡稱如晦王佐才秦

留僚屬共才高置幕府對置幕府陳子昂傳曰武

之莫見所涯高置幕府對置幕府陳子昂傳曰武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

嫁柴紹帝渡河給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

人與秦王會渭北給及主對月上營門鳥避轅門

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杜甫任環上謁轅門楊

詩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杜甫任環上謁轅門楊

政大呼軍門轅門承制者河東縣戶曹通鑑宋紀曰

撒離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未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

待制不然政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賜與悉置軍門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唐書石雄

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嫌餘

悉分士伍由是象感發無不奮

軍門幕府四

增潛作捷布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躡

芝取讀之大駭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

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西幕府皆一時高選轅門有光

武旅增氣劉賓客見轅門二龍又曰烏承此傳曰開

俱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轅門號二龍

軍門幕府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 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 劉禹錫詩曰相

府開油幕 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 劉希夷詩曰軍

門壓黃河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 權德輿

詩曰三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增傳唐孫遜伯樂川傳曰關轅門於大荒

增啟唐殷文圭投知己啟云將軍之舉左旃襲武者咸

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 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

府舉左右補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